

绿野小丛书

山村诗人

糖为什么这样甜
大好人江坤大
不平者
天板蓝蓝
农村姑娘
脚印上的血

花城出版社

山村诗人

绿野小丛书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梦飞
封面设计 齐爱华
扉 页 若 峪

山村诗人

绿野小丛书

本社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插图 130,000字

1932年5月第1版 193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00册

书号 10261·120 定价 0.60元

目 录

1	山村诗人	张一弓
60	糖为什么这样甜	尚久骅 吴云龙
91	大好人江坤大	高晓声
131	不平者	陆文夫
163	天板蓝蓝	王杏元
185	农村姑娘	刘树华
202	脚印上的血	朱崇山

山村诗人

张一弓

一 轱辘拐文化界新闻

公元一九八〇年春季的一天，轱辘拐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吴有，站在十字路口扬嗓喊叫着，发布了一项新闻公报：“老少社员听着，咱那疯癫多年的哑巴诗人李老怪许下口愿，今儿晚上要来社员会上‘云诗’啦！”呀呀，在一个文化不多、艺术也很少的偏僻山村，这无异于一位湮没多年的大诗人重返诗坛。由于多年听不到李老怪“云诗”而深深感觉着文苑之荒芜的庄稼人，都在欢腾雀跃，奔走相告了。

这消息却使得诗人的白发老妻大为恐慌。她喂猪，叫猪娃儿咬了一口；她纳鞋，锥子戳到手上；她吃饭，牙跟舌头直打架。而她的白发诗翁李老怪已经端坐在窑洞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手攥着那根二尺多长的竹节子旱烟袋，一手捂着很

不茂盛的山羊胡子，两眼盯着山崖，口中念念有词，俨然以一位大诗人进入创作过程的姿态，沉浸在紧张、陶醉、超然物外的境界之中了。

“哟，老东西！”灵芝她娘用勺子敲着锅台喊叫。

“啥？”李老怪吃了一惊。

“才过几天安生日子，你那嘴可又痒痒啦？”

李老怪摸摸嘴，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愣住了。

辘轳拐评论界人士曾经指出，李老怪的嘴里仿佛安装着一种特殊的“机关”，当他的大脑皮层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激而兴奋起来的时候，当主管语言思维的左脑半球把他所见、所闻、所感变成常人所说的“散文”向外界输出的时候，他嘴里的这种“机关”便会发痒，并且迅速地开动起来，轻而易举、随机应变地给各种“散文”句子安上恰到好处的韵脚。五十年代初期，李老怪就用这种安上韵脚的散文，歌唱土改和互助合作，赞美寡妇改嫁和解放式水车，宣传浸种拌种和速成识字法，表扬巧媳妇和好婆婆。虽然他也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过二流子和爱睡懒觉的工作员，暴露过辘轳拐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总的说来，仍然不失为一个热烈而虔诚的“歌德”派。

李老怪的韵文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和辘轳拐以外的广大社会公众的承认，是在公元一九五二年。那正是李老怪的体力和脑力都十分旺盛的“不惑”之年。那年春天，区政府在石桥镇上宣传婚姻法，区妇联主任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学生娃们用“小放牛”的曲调演唱了婚姻法的条文，李老怪嘴里立即产生了痒痒的感觉。他从人群里挤出来，自告奋勇说：“乡亲

们见笑，我也来凑凑热闹。”说着，便走到场子中间，向大家鞠了一躬，说道：

老社会，真不好，妇女的苦处俺表表：

闺女五、六岁，跟着奶奶赶赶会；

长到十五、六，裹脚把罪受；

长到十七、八，闭门学绣花；

闺女长成人，不叫出大门。

一说要出嫁，顶上“蒙头红”；

“天地”下猛一掀，跌个不当人；

汉子吹了灯，活活吓死人；

婆婆若糊涂，难以熬成人。

来了八路军，从此翻了身。

男女搞恋爱，钻进柳树林；

区上去登记，脚尖碰脚跟；

双方没意见，秘书开证明；

领了结亲证，一路笑盈盈；

回家搞生产，甭说老有劲！

生个胖娃娃，落地整八斤。

提起婚姻法，真称奴的心！

说到最后一句，李老怪那一本正经的脸庞上，突然露出“小奴家”的娇羞神态，扣着双手，向大家屈膝道了个“万福”，又背着双手，向人群里走去了。

人群里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人们拍着巴掌，又把李老怪推到了场子中间。

李老怪意犹未尽，擦着满头热汗说：“叫俺说个啥?”

挤在人群里的区长刘黑汉，正为山区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操心，立即点题说：“你说说种红薯的好处。”

李老怪仰着脸寻思片刻，脱口说道：

红薯是个宝贝蛋，产量最高最耐旱；
一亩能收百十担，放它一年不会烂。
不用磨，不用碾，搁到嘴里就是饭；
不用簸，不用扬，从地里直接上厨房；
不就蒜，不就葱，红薯饭吃着最俭省。
穷苦人糠菜半年粮，离了红薯算不中。
五谷杂粮不算少，我看这红薯最“典型”！

在人们的欢笑声里，刘区长欣喜地发现，一个穿着对襟小袄的诗歌天才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此后，他领着区文教助理员，去轱辘拐搜集了李老怪的十多篇韵文创作；去省城开会时，又特意跑到农民报编辑部热情推荐。不久，这些韵文便被框上花边，作为一个翻身农民的“花边文学”，以显著位置公诸报端，一阵风似的在庄稼人中间流传开来了。

从此，轱辘拐的庄稼人，包括灵芝她娘在内，对于李老

怪和他的“稀拉话儿”都变得肃然起敬了。他们终于明白，“呱哒嘴李老怪”原来是“快板诗人李老怪”，“稀拉话儿”原来叫做“诗歌”，说“稀拉话儿”也被尊称为“云诗”或“吟诗”了。一位不是辘轳拐的评论家指出，李老怪的诗歌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明、清以来说唱文学的特点，以至于充满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泥土香和红薯味了。红薯又名山药蛋。以歌唱红薯而崭露头角的李老怪，是否从此成了“山药蛋派”的早期成员之一呢？待考。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李老怪从此跻身农民诗人的行列，成为五十年代辘轳拐文坛上空高高升起的一颗新星，辘轳拐庄户人家的骄傲，灵芝她娘的光荣！

而眼下，李老怪成为诗人之后的坎坷经历，早已摧毁了灵芝她娘对于“诗人”这顶桂冠的全部敬意。当她发觉她这位疯癫了、也沉默了多年的白发诗翁，又带着那种使他“痒痒”的诗情，踉踉跄跄地，准备重登诗坛的时候，她惊恐，她悲伤，她怨恨，她感到扫帚星就要从天上落到头顶，日月就要无光，大难又要临头了。

“老东西！”灵芝她娘又在数落：“六十好几的人啦，为啥没一点记性哩？就为你这张贫嘴、呱哒嘴，咱老两口受过多少磨难呢？啧啧，差点儿没把俺吓死！”

是呀是呀，李老怪暗自寻思，就为俺这张管不住的嘴、该用鞋底打的嘴，灵芝她娘陪着俺流过多少眼泪呢？不敢想，不敢想！李老怪满腹诗情化为一缕青烟，从他愣愣地半张的嘴里钻出来，从屋檐底下飞去了。

二 赛诗会上的差错

李老怪首次觉察到一个诗人的不幸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那年夏天，专署文化局在这个山区小县召开文化工作现场会。李老怪以特邀农民诗人的身份，穿着灵芝她娘为他新浆洗的白布衫、黑裤子，戴上一顶新草帽，进城参加了县文化局举办的供各县代表观摩学习的“赛诗会”。县委宣传部朱部长亲自为李老怪点题，要他歌唱县城里提前建成的“五大建筑”——跃进大礼堂、火箭发电厂、卫星卷烟厂、上游大食堂和供销社门市部。李老怪连连点着剃得光光的脑袋，神色庄严地接受了这一“遵命文学”的光荣使命。

即使在搞着“遵命文学”的时候，李老怪也要严格地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基础。为此，他特意去到十字街口，挨个儿地瞻仰了“五大建筑”。他发现跃进大礼堂的东山墙有些倾斜，用一根杉木杆子支撑着；而电厂那红色的鹤立鸡群的烟囱却是弯曲的，有的地方凸出来，有的地方凹进去，呈螺旋状。为了进行深入的体验，他又吃了上游大食堂的面条，品尝了卫星牌香烟，还去供销社查看了新上市的镰刀、锄杆儿。不知为什么，他那双圆鼓鼓的眼睛开始忧郁地眨动，两撇八字胡也那样困惑地翘了起来。正当他进行着深入观察的时候，电厂突然停电了，整个县城都被笼罩在黑暗之中。当电厂排除故障、电灯重放光明的时候，他终于获得了诗的灵感，急匆匆地向大礼堂里走去了。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赛诗会啊！建筑工人们用钢筋和瓦刀击打出急骤的节拍，歌颂着“鼓干劲，争上游，五十天盖起五座楼”的奇迹。公社社员们用“呱哒板”甩打出炒豆般的音响，描绘着他们怎样爬上耸入云天的麦垛，向太阳借火吸烟。县高中的学生们朗诵着热情奔放而人们不甚明了的“楼梯”式诗句，在“楼梯”的起点或顶点上发出“啊——啊”的呼唤。托儿所的胖小子、胖姐儿们唱着“月奶奶，明晃晃，大麦穗儿驮俺过长江”的新儿歌，使人们陶醉在美丽的、梦幻般的童话世界里。

压台的诗歌节目是李老怪的《李老汉逛新城》。已经成为县文化局局长的老区长刘黑汉特意登台，向大家介绍了李老怪在解放前逃荒要饭的苦难史、解放后成为农民诗人的成长史，并对他的代表性诗作做了热情感人的介绍。当李老怪瘦高的、稍显驼背的身影出现在六尺半高的舞台上时，礼堂里立刻爆发出旋风般的掌声。然而，李老怪却感到那样烦闷而燥热，不由地脱下草帽，扇动着无声的节拍，诗的韵脚也便从他紧闭着的双唇之间“破门而出”了：

俺进城参加赛诗会儿，
碰见一串儿稀罕事儿；
憋到肚里直纳闷儿，
说给大家品品味儿。
跃进楼，拄拐棍儿，
电厂的烟囱扭着劲儿，
才安上的电灯明一会儿，

卫星牌烟卷儿不透气儿，
供销社的镰刀没有刃儿，
摸了摸锄杆儿浑身刺儿，
上游食堂排大队儿，
喝一碗面条煤油味儿。
我问这是咋回事儿，
人说如今瞎鼓劲儿。
瞎鼓劲儿，吹大气儿，
劳民伤财坏大事儿。
领导快开碰头会儿，
不鼓虚劲儿鼓实劲儿。

李老怪戛然而止，郑重地向台下鞠了一躬，背剪着双手，径自向台下去了。

全场愕然、默然，继而哗然、哄哄然。

刘黑汉急忙登台说，李老怪年轻时推小车逃荒，夜里碰见过“鬼打墙”，神经上吓出了毛病，群众说那是“魔症”。一犯病，说话就颠三倒四。这一回又是魔症发作，请代表同志们多多包涵。正说着，电灯又忽闪几下，全灭了。跃进大礼堂里的长凳立即发出一片杂乱的扭动声，好象那面拄着“拐棍儿”的东山墙就要发生什么意外似的，人们拥挤着、磕碰着，被踩掉鞋的人喊叫着，向礼堂外边涌去了。

李老怪被人们推拥着，脚不沾地冲出了礼堂，“咚”地撞在那根“拐棍儿”上，两眼直冒金星。可他顾不得这个小小的事故，尽在纳罕地想着：俺推小车逃荒不假，可没听说俺碰

见那啥“鬼打墙”啊！好个刘局长，你为啥咒俺？

李老怪正在纳闷，刘黑汉却从身后一把抓住他，把他推到墙角，说：“诗人哎，你是鬼迷心窍啦？哪壶不开专拈哪壶，好端端一个赛诗会，叫你一锤子给砸啦！”

“咋？我说那句句都是实情！”李老怪梗着脖子说，“我倒要问问，我啥时候碰见过‘鬼打墙’？咦咦，还吓出个魔症！就是在老社会，我也没信过鬼神！”

“别犟啦，诗人！”刘黑汉压低声音说，“宣传部朱部长发脾气啦，叫参加赛诗会的都留下，给你务务虚。”他又用胳膊肘碰碰李老怪，一本正经地说：“依我看，你的的确确是那魔症犯了，看花眼了，说走嘴了。我小舅子就在县医院，叫他给开个证明。”

“不用那，不用那！”李老怪连连摇着脑袋，“我活了四十多，还不知道啥是医院。”



三 有色眼镜与哈哈镜

李老怪的“务虚”会开了三天。赛诗会的参加者们对这位不幸害了“魔症”的诗人进行了七嘴八舌的帮助。而李老怪越听越糊涂了。比如，有人说他是戴着右倾保守派的“有色眼镜”观察大跃进的，因此，他只能看到漆黑一团。李老怪苦苦寻思，俺没戴那啥“有色镜”啊，前年秋天，亲家侯木匠看俺害了风火眼，送俺一副铜腿茶色镜，俺只戴了一天，觉得那不象庄稼人戴的物件，就塞到床头桌的小抽屉里，再没戴过它。再比如，有人说李老怪是怀着“秋后算账派”的心肠，专挑大跃进的毛病。李老怪再一次地感到茫然。俺又不是给地主扛长活，秋后跟谁算账？再说，眼下是中伏，离秋分早着哩。说俺挑毛病倒是不假，可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批评批评”么？俺李老怪没啥能耐，就知道跟党一心，要是瞅见脸上肿了一个大包，还说“老好老好，活脱儿是王母娘娘的仙桃儿”，那不是坑害党么？！

使得李老怪大吃一惊的是，宣传部朱部长向会上传话说，李老怪的眼是那啥“哈哈镜”，就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貌的浣纱西施，一到李老怪的眼里，也会变成猪八戒。李老怪愣愣地琢磨了半晌，想起那年他上州里买解放式水车，在公园里看过一回“哈哈镜”，他在“哈哈镜”里的尊容着实把他吓了一跳，搞得他三年没敢照镜子。莫非人上了岁数，也会害一种名叫“哈哈镜”的眼病？那天朱部长来听汇报，他试着打量朱

部长的脸庞，虽然不能说貌比潘安，却也是朗目皓齿，器宇轩昂。他又糊涂起来。

最后，刘黑汉作了总结性发言。这位自称是“高粱棵大学”毕业的文化局长，历来对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上级指示都抱着绝对尊重的态度。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依靠一个庄稼人出身的基层领导干部难能可贵的党性，以绝对真诚的努力，把二者协调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说道：“李老怪同志的诗文句句是实。可我们应该懂得，大跃进是一个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都不是囫囵圇圇、完美无缺的。好比咱生下个孩子，是个痢痢头、疤拉眼，吃奶还咬他娘的奶头，可就是这样的孩子，也总是往上长个儿的吧，没有往下长个儿的吧。这就是说，新生事物是正在向上发展的，是有着无比生命力的。李老怪同志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加上……加上他老社会苦大仇深，害过魔症。打枪还有走火的时候，赛诗也允许头一懵，走了板眼。再说，农民当中出诗人，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要向上长个儿的，咱们要特别地支持、爱护。不过，李老怪同志还是要接受教训，不要被‘秋后算账派’所利用。”等等，等等。

刘黑汉的长篇发言，使李老怪感到既清楚明了，又莫测高深；既豁然开朗，又漆黑一团；既开门见山，又弦外有音。总之，他是带着茫然、怅然、愕然、惶惶然的心情，回到辘轳拐的。

从此，我们的诗人就需要随时抑止自己的创作冲动了。

不幸，他正值脑细胞十分活跃的盛年，嘴上时常发生那种“痒痒”的感觉，而他在大办钢铁的营地上，在扔着一块块荒地的山野上，又一时没能碰上浣纱的西施，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果真害了那种名叫“哈哈镜”的眼病。因此，每逢嘴上痒痒的时刻，他就急忙噙住烟袋，把正在朝外边奔跑着的诗的韵脚严严实实地堵在嘴里。辘轳拐的庄稼人开始感觉着文学的贫困了。“诗人哎！”他们喊叫起来，“你听听，鸟儿还在‘啾啾’地叫哩，树叶儿还在‘哗啦啦’地响哩，可为啥听不见诗人‘云诗’呢？”李老怪十分抱歉地回答：“老少爷们原谅，俺好不该害了眼病，嘴里那‘机关’也出了点故障，等俺把病治好，说不定还能溜两段。”

四 缪斯的误会

诗人在医治眼病。据县医院眼科大夫的检查，诗人的眼睛确已开始昏花。请问是不是那种名叫“哈哈镜”的老花眼病呢？眼科大夫不甚了然，却说这大概是属于神经病科的一种疑难症。呜呼，诗人的眼疾已毫无治愈的希望了。李老怪惶恐而悲伤地做出决定，从今后忘了俺是诗人。

但，他既然成了诗人，人们是不会轻易把他抛弃的。第二年秋天，那正是神州大地开展着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斗争的时候，一份题为《李老怪的两首反党黑诗》的材料，已经摆在宣传部朱部长的面前了。

这两首“黑诗”都是李老怪在赛诗会以前的口头创作。第一首，是李老怪为西山八亩地鸣冤叫屈的五言诗。解放前，李老怪住在西山窑洞里，租种着地主王万财的八亩山地。土改时，他又分了这八亩地。建社时，土地入社了，可他照旧住在西山沟，照管着这八亩地。实现公社化时，为了充分显示“一大二公”，象李老怪这样的山上独居户，都无一例外地合并到村子里。西山沟离村六里远，出一次工，工夫都扔在路上了，平时又没人照看庄稼，八亩地从此变成了没娘管的孩子。一天，李老怪去西山看庄稼回来，在社员会上云诗一首：

今日进西山，心如刀子剐。

看见八亩地，活象荒草滩。

黄蒿埋庄稼，野兔四下窜。

牛羊啃青苗，地堰全塌完。

越看越伤心，诗人泪涟涟！

生产队长吴有说：“你泪涟涟，我也泪涟涟，可这‘一大二公’是如今的国策，……”

“咋？”李老怪反驳说，“下地一窝蜂，排队打冲锋，是那啥‘一大二公’？这八亩地就有二十八块，最小一块在山尖上，只种一棵玉米。那年我去锄地，歇晌时左看右看少了一块地，最后戴草帽时，那块地在草帽底下扣着哩！你说，种这地咋叫它‘一大二公’？不如叫我回去守着它，多给队里打点粮食。”

吴有说：“那该不好哩！可这‘一大二公’，谁敢碰碰？”